

梅女劇

楚劇
丁邑 崔焉編

PDG

全 剧 人 物

刘介梅——28岁，第一次在剧中出现时的年龄。以下人物均同。

刘朗成——介梅的父亲，58岁。

仙梅——介梅的妻子，21岁。

苏民——30岁左右。土改时是刘介梅所在地区的区委，后来是县委的部长。

刘敏三——介梅儿时的朋友，大介梅一岁。土改时是村长，后来是乡长，组社后是农业社的主任，支部书记。

周大青——也是介梅儿时的朋友，大他两岁。

大香——大青的妹妹，15岁。

来顺——大青的儿子，10岁。

陶么叔——40余岁。后来是农业社生产队队长。

陶器——么叔的儿子，15岁。

刘敏尧——贫农，25岁。

曹老七——富裕中农，人称“三多”、“三不愁”，50岁左右。

七娘——老七的妻子，小他九岁。

朱八爹——中农，50余岁。

周少贤——二地主，不到30岁。

干部甲——新上中农。

干部乙

換舊的

农业社群众

扩干会群众

第四幕 第一場中出現的20年前的人物

劇人物全

刘介梅

刘朗成

刘 母

刘 妹——年約10岁。

刘敏三

周大青

高弼生——地主。

楊六仪——地主的狗腿子。

高家打手

註：剧中20年前的人物，为了演出的便利，可以另用演員扮演，但在造形上要力求近似，說唱仍可由原演員担任。

第一幕 新的生活开始了

一 幸福的乐章

时 間：1950年冬，刘介梅婚期。

地 点：刘介梅土改分得的新屋里。

这是一座連三进房屋的堂屋，左边是刘介梅的新房，右边是刘朗成的住房，正中是由四扇簾櫳門翕起来的，两边有通往后进的便門。堂屋里的桌椅陈設虽然簡單，但都是分得的果实，質料很好。

乡亲们帮助刘家把旧屋的东西搬来，刘介梅和几个青年忙着收拾，大香領进几个小伙子来布置喜堂。欢乐的歌声，伴奏中有一支响亮的唢呐，显得又調和、又动听。

幕徐徐启开。

合 唱 长江万里滾哪，滾滾流啊，
千年的苦难，不呀不回头！
翻身歌，唱不离口，
翻身歌啊！唱得甜哪，甜哪甜悠悠！
刘敏尧吹着唢呐进来了。

刘敏尧（唱）唱到东来唱到西，

群 众（唱）唱来唱去哟，要唱刘介梅！

群众一齐拥向刘介梅。

大 香 (唱)分田分地办喜事，
带来幸福啊——(高举毛主席像，挂了起来。)

群 众 (唱)——是呀毛主席，毛主席！

陶 器 (唱)唢呐吹了“急三枪”。

来 顺 (唱)去催新娘上新粧。

刘敏尧 (唱)新娘扮得好呀，
好个俏模样。

陶 器
大 香
来 顺 快呀！(唱)

莫耽误新人的好呀好时光！

刘敏尧 (唱)唢呐吹起贺新郎。

陶 器 (唱)红通通的的对子贴两旁。(贴对联。)

大 香 (唱)喜联写出了新希望啊，

群 众 (唱)人民当家有主张，

来 顺 (唱)门前的红灯亮堂堂呀，

群 众 (唱)照得农村喜呀喜洋洋。

刘敏三手提着一些东西进来，里面有鞭炮、糖果、香烟等，和一柄锄头。

刘敏三 (唱)哈，小夥子快活得长了翅膀。

群 众 (唱)都要学习刘金刚，

来 顺 (唱)花鞭花炮由我放，(取鞭炮。)

陶 器 (拉着刘介梅唱)

介梅、仙梅拜喜堂。

大 香 等下，还怕他们不拜！

刘敏尧 (唱)两朵梅花同开放呀。

陶 器 (唱)先請新郎吃呀吃喜糖，

群 众 (唱)翻身的滋味甜如蜜，甜如蜜呀，

刘介梅 (唱)大家一齐尝一尝。

刘敏三 莫慌，等下吃甜些，新房布置好了？

大 香 (唱)关心群众的好村长！

陶 器
来 順 請！(唱)深入检查呀进洞房！

刘敏三 盘新郎官盘到我头上来了。

陶器、来順等拥着刘敏三进新房去了。

曹老七、七娘喊着：“恭喜，恭喜”上。刘介梅迎接。

曹老七 (唱)礼輕看在情誼上，

紅綢被面送一床。

七 娘 (唱)又暖和来又发旺，

曹老七 (唱)步步高陞呀……

七 娘 (唱)……儿孙滿堂。

刘介梅 (唱)深情厚誼記心上，

送来的礼物不敢当。(退还礼物。)

七爹，我們床帳鋪盖，穿的用的样样有，請你带回去吧。

七 娘 这是頂好的紅毛葛，特为买把你的。

刘介梅 七娘，我参加工作的时候，苏区委叫他爱人亲自縫了一条被子送得我，暖和得很。

七 娘 收他的，不收我們的……

刘介梅 多了我也用不着，等下請你們过来吃糖。

曹老七 介梅，新旧社会情理一样，未必你不賞脸？

刘敏尧 送也送来了，收下就收下。

刘介梅 （阻止）敏尧……

刘敏三等从新房出来。

七 娘 收也收下了，村长，这礼物该收得的吧？

曹老七 村长不說話，就是說收得。村 长，（指新房）

介梅翻身真翻得彻底啊！（唱）

新人新屋新气象，

朱漆衣柜雕花床，

床帐鋪盖色色新，

发家致富刘金刚。

刘敏三 （唱）若不是得（多）亏共产党，

上巴河哪来刘金刚？

想从前，苦数他最多，

土改时，斗志他最强。

如今要搞好大生产，

我們要多出几个刘金刚。

陶 器 （唱）刘金刚，刘金刚，

响亮的名字传四方，

我人小也有大志量，

我就是——生产战线上的小金刚！

刘敏三 哈哈，要得！

陶 器 以前我叫陶器，从現在起，我就改个名字，叫
陶金刚！

大 香 陶器，总归是陶器，頂多是个陶气金刚。

陶 器 香香，你量不就，土改出了个刘金刚，搞大生
产嘛，我就要跟他比一比。大哥（对刘介梅），你要帮

我的忙，你就是比不贏我，也莫嘔氣啊！

來順 還有我！

劉介梅 好，好，都來。

曹老七 哎呀，一個金剛變兩個，對本對利轉了彎。

大香 大哥，那你帶頭就要帶好啊！

劉介梅 我還帶不了你們這一隊娃娃兵？

大香 啊，今天你成了大人了！

劉介梅 你這個小鬼！

大香 莫罵人，陶器的爹送禮來了！

陶么叔提了一卷白菜，一斤肉上。

陶么叔 二哥，恭喜恭喜，二哥……

劉介梅 （急忙親切地招呼）么叔，他老人家還沒有過來。

陶么叔 還在老屋裡忙么事，還沒有搬完？——介梅，新社會送點新東西。

劉介梅 這就不敢……

陶么叔 么叔送得，你也收得。

劉敬堯 呸，么叔送禮送得巧，要是賊采也一定賊得巧。

陶么叔 賊采？賊就賊嘛，呃，你的噴吶是做擺式的。

劉敬堯 總不是要吹個够的。听啦，么叔賊采啦！

陶么叔 張燈結采呀！

眾人 喜啊！

陶么叔 （舉起白菜）百事如意！

眾人 有啊！

陶么叔 土改翻身呀！

眾人 喜啊！

陶么叔 （举起肉来）有穿有吃！

众 人 有啊！

陶器顺手接过白菜和肉下去。

陶么叔 介梅，仙梅呀！

众 人 喜啊！

陶么叔 梅开并蒂！

众 人 有啊！

大家随着陶么叔喊进新房去了，周少贤溜进来，被来
顺、大香与出来的陶器发现了。

陶 器 地猪，你跑来做么事？

周少贤 我的小爹，我是来跟介梅叔道喜的。

陶 器 呵哧，呵哧！

周少贤 喂，地主也是个人吗，莫说我还是个二地主，
又没有乱说乱动……

陶 器
来 顺 （轟周少贤）滚，滚，滚！
大 香

苏民上，含笑地观看着。

周少贤 介梅叔好日好时，你们连个大小都没有，这象
么话！连乡长、区长对我都不是这样。嗨，那一天
区委碰到了我，都叫我一声咧……真是……

陶 器 （已经发现区委）区委叫你，你调过头看看！

周少贤 呀！（见了区委拔脚就走。）

大家笑起来了。陶么叔又领大家喊彩出来了。

陶么叔 夫妻同心呀！

众 人 喜啊！

陶么叔 生产积极!

众 人 有啊!

苏 民 好热闹，恭喜，恭喜!

众 人 区委来了，欢迎呀，欢迎呀!

苏 民 陶么叔，你的采喊得好呀!

陶么叔 二、三十年不喊哪，不跟地主凑热闹。今天介梅的好日子，我——高兴了。

刘介梅 苏区委，我结婚你知道?

苏 民 知道呀，今天一来向你道喜，二来告诉你，准备调你到挖沟乡工作组去支援土改，那里很紧张。

刘介梅 是不是就要走?

苏 民 工作紧张嘛，你结婚也误不了事，欢欢喜喜结了婚，过个三几天再去报到吧。

刘介梅 我是个党员，不能耽误工作。

苏 民 党也不会叫你不结婚呐，跟着党走，听党的话，革命是件长远的事!

陶么叔 介梅批准入了党，又结婚，加上新工作，真是三喜临门。哎，区委，你怎么不请坐呀?

苏 民 我还要请，我还不晓得坐。哟，这一付对联写得真好：“土改英雄斗垮地主好榜样，革命夫妻努力生产做模范。”横联呢，没有写?

群众中有人說，“快找横联，快找横联”，有人說“請区委写”。

大 香 陶器，陶器，横联怎么沒有貼呀?

陶 器 来順，来順，横联呢?

刘介梅 (取出横联) 在这里。

曹老七（取过横联）“发家致富”——好，我来贴，
（贴联横。）

刘敏三“发家致富”，不好不好，和对子不太相称了。（与点头的区委相对一笑）还是请区委再写一张吧。

刘介梅贴上去算了，不麻烦区委了。

曹老七（討好地）区委，你看，这真是新社会新气象。

刘介梅（得意）新中国，一切都是新的，刘介梅也变成新人了！

大青帮着刘朗成挑了一担破烂东西进来，刘朗成手上还捧着讨米用的破碗、破瓢。

刘介梅（首先发觉）爹，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搬来做么事？

众人嚷着恭喜二爹。

刘介梅（拿起破烂东西要往外甩）爹，不要了，不要了！

刘朗成（慈祥的阻止介梅）要的。三代人的，我要留着。

刘介梅（生气了）大青哥，你怎么听他老人家的话，帮点忙，挑去丢了它。

刘朗成大青，挑到我房里去。区委，（笑着把手上的破碗、破瓢扬了扬）我们三代，就是这一点祖业。

刘介梅爹就是……。（不快。）

大青把东西挑进去了。

曹老七介梅，这是好彩头。嘿，三代讨——呵呵，五

世其昌。

陶么叔 不，这叫金玉满堂，該留着的。

苏 民 对呀，老人家最懂得艰难辛苦，留着也沒有坏处。

刘介梅生气走到旁边去，大青出来刚好碰上。介梅脸色难看，大青说不出的窘态。最后他拉着介梅悄悄地說話。

周大青 介梅兄弟，我真对不起你……

刘介梅 （誤会了）这只怪我爹，怎么能怪你。

周大青 不是挑东西的事情。我是說你过喜事我連一点人情都沒有送来，真对不起你。

刘介梅 我們跟亲兄弟一样，还在乎这个。

刘敏三 （取了那柄鋤头过来）大青哥，新媳妇过門要添农器家业，我打了一把鋤头，算是我們两人打仗送的礼。

周大青 几多錢？我好还你。……

苏 民 （指着他們）这三个人真亲热呀！

刘朗成 区委呀！（唱）他們三个做小孩在一起討过来。

刘介梅 （夹白）爹！

刘朗成 （不理他，唱）受苦受难受尽地主的欺！

几十年共患难胜过亲兄弟，
到如今解放翻身更加亲密。

刘介梅 爹，这些事区委都晓得，你总喜欢弹“老絃”。

刘敏三 是的，今天要談接新姑娘的新事。

一个小姑娘跑上来说：“时候到了，新姑娘到門

了。”

陶么叔 村长，快吩咐秧歌队、腰鼓队跳起来，打起来，热热闹闹去接新姑娘啊！

陶 器 鞭炮呢？敏尧哥，你吹呀！

苏 民 好，吹个万年欢！

房间里热闹起来，刘敏三指挥着，大香一把拖住刘介梅往外走。

群 众 （唱）刘介梅三代讨米受苦难，

到如今苦难一去不回还，

共产党知道我们的冷和暖，

我们才过得好来干得欢，

日子过得好呵，生产干得欢，

千万记住，要饮水思源。

歌声、鞭炮声中舞台渐渐暗下来。

暗转。

二 第一次考验

时 间：1953年秋季大丰收，实行统购统销时。

地 点：刘介梅家（景同第一场）。

从刘介梅家里，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堂屋旁边满满堆着一囤子谷。

傍晚时分，仙梅摇着红漆的新摇篮送厢方入睡。

仙 梅 （唱）宝宝不要吵，宝宝不要闹，

穿新衣，戴新帽，喝牛奶，吃奶糕，

爹叫儿，是宝宝，娘叫儿，是娇娇，摇摇

搖！

穿得暖，吃得飽，爹娘為兒把心操，
放利錢，買青苗，一本萬利节节高，
节节高、搖搖搖！啊啊啊，寶寶睡着了！

大 香 （上，唱）霞光照巴河，
河水閃金波，
耕田種地还把文化學，
心中多快樂，
叫一聲仙梅嫂，
你快去上夜學。

仙 梅 （急忙拉她在一旁）炳方剛剛睡着。今天我又沒有空，好妹妹，你幫我对老師說一聲。

大 香 今晚又不去，好，我再去替你說，明天不准再逃學啊！

仙 梅 小丫頭，哪個想逃學吵。大香，叫你哥哥等會來一下。

大 香 他正為賣余糧的事在想办法咧，好，我跟你帶信就是。（下。）

仙 梅 慢點走啊！

傳來了“破爛東西換糖啦，破爛東西換糖啦”的叫換聲，仙梅側耳聽了一下，想了想。

仙 梅 又不討米了……換糖啊……（轉身找了一堆破爛——破棉襖、破帳子等等，口中不住叫着）換糖啊，換糖啊！（出門去了。）

換糖的 （在門外。）哪里換糖呀？

仙 梅 这里，这里。

仙梅跟着换糖的下去了。有顷，听见外面敲糖的声音，争吵的声音。

刘朗成把破烂提回来了，仙梅跟在后面。

仙 梅 爹，爹！

刘朗成 留着，不换。

仙 梅 爹，留着也没有用……

换糖的 （在门外）糖打好了，东西拿出来吵！

刘朗成 不换，不换！

摇篮里的两方哭起来了。

仙 梅 爹，柄方也吵着要吃糖。

刘朗成 姑娘，要吃糖就买一点。

换糖的 （赶上来）喂，喂，莫耽擱我的工夫，倒底换不换啊？

仙 梅 （没有好气地）不换，不换！

换糖的 （嚷着）不换嘛，莫叫着人犯夜吵，破破烂烂一大堆，留着长蛆，格杂种事情，留着养老送死，传宗接代……

刘朗成 （提进内室）传宗接代，么样？……（下。）

换糖的 （瞪了一眼）还怕没得拿谷子、棉花换的……

（脚一蹬走了）破烂东西换糖……（下。）

仙梅咀里嘀咕着，招呼柄方不哭。曹老七引着周大青挑着一担谷子上。

周大青 张家弟姝。（指着谷子。）

仙 梅 （喜形于色，朝朗成房門努了下咀，輕声地）放下来。七爹請坐。大青哥，我叫大香帶信給你，你就

来了。

曹老七 是我催着他来的。大青，你说咧！

周大青 弟妹！（唱）

去年借你六万元，

本利算来有一番，

谷子一担钱两万，

剩下的，缓些日子我再还。

仙梅（唱）去年你为难，看着无人管，

七爹告诉我，心里很不安，

旧社会，你和介梅共患难，

到今天，怎能让你一家无吃又少穿，

瞒着公公与你来周转，

怕外人说我放债贪利钱！

曹老七（唱）借贷本自由，何必把心耽，

不是亲友哪个管，

想借半文难上难。

大青去年过不去，

多亏你想当初，念从前，瞒里瞒外，借钱

他才过了关。

周大青（唱）你夫妻的好情义我心感，

借债的事没有向外人谈。

曹老七 仙梅晓得你不会跟别人说的。大青，剩下的四

万块钱，仙梅说他早已作了用途，你要不帮他挤出来，

她瞒住介梅做的事，要是介梅晓得跟她闹起来了，

大家都不好。

仙梅 是的，那四万块钱大青哥还是要替我想点办

法。

周大青 弟妹，我不瞞你，这錢——还是托七爹押田弄来的，你替我对介梅說一說。

仙梅 你晓得，我是瞞着他的，我怎么对他說哩。

曹老七 不是我怪你，大青，你扯了一屁股債，又不听话。我們帮你盖也盖不住。統購統銷下了乡，人家余粮都尅倒不肯卖；你連口粮都要拿出来，这怪哪个？

周大青 还眼的才是我的口粮。統購統銷政策是为了国家的建設，要是不将余粮卖给政府，自己問心也說不过去。

曹老七 你不晓得去說：“收的粮都还了債，沒得卖的了！”

周大青 自己揸了債，說出去也不光彩！

曹老七 嘖嘖，把你怎么办囉？——仙梅，我看，你还是替他遮盖遮盖。这样吧，那四万块钱就作为一担青苗錢，大青，明年春上收了麦子，你就还她一担吧。

仙梅（認真）七爹，这不行，介梅是个干部，外人知道了不好說話。

曹老七 你怎么这不聪明，干部嘛，干部就不吃飯，再說，我們不說，哪个又晓得呢？（对周大青）大青，就这样办吧。

周大青 好吧。——弟妹，說句迷信話，只怪我这两年运气不好，刚刚要把旧社会的債还清，你的嫂子又死了，接連又不断有病人，唉，再熬两年，混好